

草廬吳文正公集卷二十七

銘

潛齋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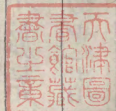
衛郡李君宗伯名其讀書之齋曰潛嗚呼君其果於潛也夫夫六經莫奧於易四書莫奧於中庸君讀其書矣潛也者周公所以始夫三百八十四繇子思所以終夫三十三章者也其義不淵且博矣子德之未成歟藏而不行潛也德之已成歟晦而不顯亦潛也及其進修之極而不容隱也充積之久而不可揜也則有不終於潛者焉何也藏也者不急於時而不必其不遂行也晦也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十七

一

者不銜於人而不必其不遂顯也隱者身之用於名之彰君之自賦亦云然則君之潛名是也情非也雖然君子亦何惡於不果潛也人之彙不一槩也隨其所至而有所就身之用也名之彰也人情所同好也而何惡於不果潛也君曰子之言然也吾以潛名吾齋而子欲從吾情違吾名吾寧從吾名違吾情也予曰君之情不必違也君之名固可從也予將從君潛之名君能從予潛之實乎君所謂潛藏而遂行晦而遂顯始於潛不終於潛者也予所謂潛主而不賓家而不旅始而潛終而潛不可一時而不潛者也是潛也非易之潛非中庸之



潛潛者孰謂謂潛心也是潛也法言嘗言之未必能盡之敬齋箴嘗言之匪徒言之也曰靡他曰弗貳潛之實也易之退藏於密也中庸之不可湏臾離也潛而至是其至矣請以箴敬齋者名潛齋可乎君曰可哉於是爲之銘銘曰

冥壑幽鱗蟄冬躍春今而膏屯後也厲雲文錦磔聚表黠秉炯初而避景卒也脫穎寂寂而張昧昧而光理也固然義也何傷爰有太物善潛罔逸害防維離害宅維密水貯于壺火宿于爨維水弗泄維火弗滅嗚呼潛只維敬斯潛守護禁訶夙夜具嚴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七

二

螭山銘

盱東有山挺拔嶙峋山中有蔚秀清淳蠕蠕山維季旭山維昆各已專壑誰復爭墩山以人重名當永存伊人曰山伊山曰螭亦名之寄奚實之論彼蛇被蜈夫豈其倫

訥齋銘

君子之訥不盡其有餘小人之訥將言而囁嚅得善敏於行近仁者歟是爲君子儒非小人儒

恐恕堂銘

百字可以睦九世一言可以行終身中人之行耶以寡

怨君子之道將以同仁苟內所宿藏渙兮冰雪之銷則
外所周被盎然天地之春是知有事於恕者忍不必有
無事於忍者恕不容無斯其可與論元氏名堂之意乎

中倪庵銘 爲陳文新作

渾渾沌沌非合非分宥若無朕秩然有倫問地何所問
天何時於起處起此中之倪

省齋銘 爲文士昌作

了了惺惺而無不知瞿瞿惕惕而有不爲謂盈難持謂
高易危醉夢昏昏彼何人斯

虛室記後銘 爲危功遠作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七

三

室則有君曷其爲虛虛則無質何者爲室旣無有室曰
虛奚謂室豈其名虛豈其字弗可以字而烏乎記弗可
以名而烏乎銘古古今今信信宿宿了無一有萬有其
足

梅泉亭銘 并序

木之先花者梅也水之初出者泉也以其先花於冬而
不同乎桃李之春也以其初出於地而未渾乎泥滓之
塵也故梅之於木也爲獨清泉之於水也爲最清而他
木他水莫得而擬倫焉廣乎毛巨源往年總戎荊州構
亭別墅有獨清之梅有最清之泉主是亭者逍遙容與

日參乎雙清之間山南憲副馮壽卿過而喜之名亭曰
梅泉夫梅之清豈有資於泉泉之清豈有資於梅而二
物者偶相值乎亭之側亭中之人又與亭側之二物交
相值焉蓋得天地之至清其氣類之相求盖有不期然
而然者然非二者之清景不足以稱斯亭之清非斯人
之清操不足以合二物之清非壽卿之清致亦不足以
發巨源之清也巨源有政事有文學特憲節縮郡符所
至有名聲予聞之舊矣今始識之乃因其亭之名而爲
之銘

幽然一枝暎玉晴雪泓然一規明鏡皎月作亭者誰配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七 四

此孤潔資而美之衆口調適流而行之群品膏澤梅乎
泉乎于以比德

勉庵銘 并序

勉生於不足不勉生於足不足則勉勉則進足則不勉
不勉則止昔之聖賢兢兢業業孜孜汲汲不自足故也
世之自以爲有餘者反是莘縣楊氏代有聞人行省郎
中楊士允學足以裨身才足以周務仕登要路矣而慊
慊不足也其進而未止詎可量也哉臨川吳澄爲作勉
庵銘

硜硜鄙夫峻然有餘柴柵厥畏降肛爾軀怙恃孤雄氣

凌萬夫矜持小黠術籠衆但視今之人曾莫我如欲其
勉也不亦難乎謙謙自牧歔然不足深藏若虛上德若
谷海納百川如秕一粟山崇九仞如篲初覆視古之人
思蹈往躅儻其未逮何敢不勗温温楊君允藝允文維
學是種維業是耘維事克敏維職克勤弗辭勞瘁弗憚
糾紛光于世美懋乃官勲勉哉無斁尚永有聞

王景瑞墨銘

磨研彌堅黠染彌贍彌堅元元彌贍艷艷

靜齋銘

羣動飛奔擾擾紛紛雞鳴度關馬跡轍環智人內觀淨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七

五

室滿團九淵鯢桓龜息龍蟠

自如軒銘

自自自寂無事如如如綽有餘惟委順靡固必由由然
坐一室陳福叟自如軒銘者誰吳澄言

真止軒銘

老莊氏及學佛之徒言真三代以前儒家之書無言真
者周子程子朱子始言之書易大學皆言止而二氏之
學亦言止淮西黃仲亨儒也而以真止二字銘軒其取
儒家所言乎抑老莊佛所言乎余嘗聞之矣真者實也
曰誠是也止者物各得所不相侵越之謂於是銘其軒

銘曰

惟皇斯畀有實無僞一物一則各至其至主敬閑邪內
誠斯存明究萬微派別枝分如是而忠如是而孝天秩
天叙不紊不撓粵若二氏亦云悟真靜定爲止以息外
因視聖賢心似罔差殊鑑雖空洞衡靡鎔銖世遠言湮
此學幾絕弗知弗蹈騰駕虛說儒讀儒書真止何如銘
示正途展也匪誣

寶敬齋銘

吾聞老氏有三寶提舉薛元卿學老氏道而三寶之外

有一寶焉曰敬夫修己以敬吾聖門之教也然自孟子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七

六

之後失其傳至程子乃復得之遂以敬之一字爲聖傳
心即程子初年受學於周子周子之學主靜有如老氏
守靜篤之意而程子易之以敬蓋敬則能主靜矣元卿
之所寶者敬雖同乎孔氏而亦老氏歸根復命之靜與
銘曰

惟周學聖云主乎靜惟程學周則主乎敬惟敬故靜惟
靜故定定故不遷心得其正定而無適虛明若鏡應面
無二公平若稱湛然澄瑩不將不迎斯敬之功存我恒
性卓哉元卿學有印證所寶非他上帝正命

遜齋銘

兵部員外郎崔君宇耐卿各其齋居之室曰遜銘曰
粵稽商訓惟曰遜志聿觀周誥亦曰遜事遜之爲言其
意曷謂謂當卑順謂宜退避卑順伊何順理炳義退避
伊何避權避勢理義謙謙致福之原權勢炎炎召禍之
門謙若水流永久滋液炎如火熾奄忽滅熄心常卑下
不欲尊已身常退後不敢先彼自下者尊自後者先一
遜之餘百嘉萃焉有扁有銘朝夕警惕神所扶持俾爾
多益

游壽翁墨銘

凡木之類松之壽爲最其液降而下者爲琥珀壽可千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七

七

歲其氣升而上者爲墨壽可萬世惟爾不朽此所以久
惟此可久爾所以壽壽以此乎壽以爾乎此壽爾壽兩
相無窮爾壽此壽一將無同莫明初終問之墨工墨工
爲誰游卿壽翁

履齋銘

中有實地下澤上天初行其素終視其旋母輕於夬虎
尾在前大道不徑履之坦然余旣爲之銘又爲之說曰
屨言虎尾者三釋之者云乾有虎象兌躡其後屨虎尾
也然虎尾一也卦之象屨之而亨四之象屨之而吉三
則啞人而凶何也一陰不中不正而當群陽也屨者慎

諸

詹見翁墨銘

以磨則磷以涅則緇一時之施其昭不緇其久不磷萬世之信孰全孰虧徃問詹尹

和樂堂銘

兄弟二人初實一身末俗薄惡各視其橐郭氏善門相好克敦異株同根固有間言內無私貯外無私與或出或處奚我奚汝既翁既具且湛且孺子孫繼武瞻此堂字

塵外亭銘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七

八

身在塵內塵在身外身之所在塵之所在身不出塵塵內有身塵不入身身內無塵我身非身則如太虛彼塵自塵而奚乎外作亭何人黃氏體元銘者誰與伯清父吳

明極閣銘

佛性如天佛慧若日彼哉蒙翳黑暗抹漆雲霧劃開大明東出蕩蕩晴空普照纖悉講僧惟覺有明極閣銘之者誰畸人所作

清寧齋銘

絀氣晃朗炯然瑩淨元形澹廣頽然安定斯宙斯宇斯

游斯處所戴所履所用所體惟虛之極惟靜之篤心既
虛留命根靜復湛兮獨尊此不塵昏寂兮長存彼自飛
奔西慶之孫南華之昆廓廓屯屯我乾我坤齋居清寧
薛氏元卿誰其爲銘臨川吳澄

山鍾琴銘

八音悉諧於律然律之於鍾名者四他音不與焉律豈
特爲金之一音設乎曰非然也金者八音之長也長尸
其名屬從之矣金聲之鍾可以名八音之律豈不可以
名絲音之琴哉此琴之所以名山鍾也與琴自饒而昇
號爲衆琴之甲前後銘者不一臨川吳澄復嗣銘之銘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七 九

黃雲仙墨銘

前湛然後雲仙得一研可千年

觀瀾亭銘

滔滔江河浩浩湖海水天混茫風力撼擺雷轟電掣水
湧雪洒精搖目眩神悸心駭乾坤一亭今古萬態傍觀
靜觀大概永慨初而連淪倏爾澎湃奔騰哮吼變現奇

怪

省吾齋銘

吾之爲吾凝氣成軀前有深阱亦有坦途惟吾所擇任
吾所趨兢兢惕惕慎乃馳驅私邪險艱省之鋤之公正
平易省之勉之已如不疚內省而愜彼或不賢自省而
懾耳聞雷震吾省斯懼目覩機張吾省斯度會省者三
臯省則屢夕省及朝晨省至暮晝之所行夜可告神夜
之所思晝可語人俯仰無愧心安體舒省焉若是吾知
免夫

率性銘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七

十

錢原道字率性爲之說者奚翅數十又索余言余謂率
者循其自然之謂非人之所以用功也有志性學者宜
如何其用功有二曰知性曰養性知之精養之熟則率
而行之庶其少虧缺歟爲作率性銘

仁義禮智性同一初隨其氣質而有萬殊惟性所稟湛
然粹然率其所性無一不全苟非聖人其率各偏或相
五什或相百千在物尤賤窒塞蔽蒙間有含靈一鱗僅
通物不能人人則可聖蓋由乎學以復其性復性之學
其功有二知性其先養性其次若何而知格物窮理若
何而養慎行克己知則知天養以事天孟子之云子思

所傳天之自然率而循焉人之當然知而養焉有實造詣非虛語言因孟遯思勉旃勉旃

墨銘與袁自心

袁自心墨最晚出前山後溪幾若一其堅如石黑如漆光燄透紙又宜筆得此元圭鎮石室我爲銘之著其實

又

儒而墨有此黑體剛堅耐磨研用濡染發光燄文印千年東魯所傳

丹銘

匪丹之丹又元之元小則已疾大則延年其功在醫其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七

十一

道通仙鼎鑪造化傳自先天

落月古鏡銘

清池月霽青萍點綴月中微雲如月生翳葆光混塵用晦以泣風刮萍開瑩淨無滓金體圓明普照一世寶匣韞藏堯舜之智

緝熙銘

客示實得實見緝熙頓悟八字予曰悟未易頓也見豈易實哉况於實得乎

夜光璧一團夜明珠一顆奉持常在手永永不失墮

耆樂堂銘

弗耗吾神弗戕吾貞耆匪以天其耆也人匪醜而鮮匪
管而絃樂弗以人其樂也天時定時省百歲永永歲菴
歲耘四時訢訢侗然遊嬉如漢叡翁泯然識知如堯衢
童我思逸民今代皇風耆樂常春誰之與同

丹銘

細藥成丸嘉名曰丹能生已死可溫涸寒却老還少扶
危卽安煉治維謹功行其完

杏壇銘遺陳應元

洙泗之上太和融盎累土功崇嘉植天降元造無聲花
開寶成丹思艷艷蠟彈盈盈暇日從游春風歸詠頰仰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七 十二

林

新城縣觀音寺鐘銘

歲元猴月九會日丹鼠煽爐鞴巧冶鑄隧景帶金之剛
永不壞聲遠聞醒衆睛耳悟人得佛解觀音寺新鐘成
一吾山吳子銘

菊庭王時可墨名

黃金盈庭元玉韞匱無價之珍有待而儻

崇厚堂銘

猗嗟邃古巢木穴止旣基旣構層級峻宇有修其楹上

干杳具有累其臺下絕埽塵達上苟完近臨遠觀仰戴
巍巍俯蹈安安不棟而降不廬而穹不賁而覆不版而
築所崇惟德其智湜湜所厚維綸其仁肫肫

存齋後銘有跋

存存何事吾有吾天孟後千年斯秘失傳誰其嗣之宋
代儒先臧塾揭名希古聖賢柴筆摘辭耀今簡編聞孫
克世守護彌虔玉韞于山珠潛于淵爲之難甚言若易
然前修邁美來者勉旃

南軒書院山長臧廷鳳朝瑞之先大父扁其書塾曰

存柴獻肅公銘之臨川吳澄復觀遺墨申之以三章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七

十一

章六句繫于左方云

明德銘

此心此德如鏡如水物來畢照明徹底裏云胡或昏塵
集風起云胡復明塵去風止靜無撓心動則察理明斯
昭昭大用全體

誠善銘

此性此善我固有之是曰天臯而匪僞爲云胡未成或
間以私人所未覩謂彼不知神也與俱豈其可欺誠斯
慥慥莫顯乎微

澄心銘 缺了

題跋

題程侍御遠齋記後

集賢學士程公十年于朝日近清光而親舍乃數千里今以行臺侍御史得旨南還庶幾便養而回望闕庭又二千里外日以近者人子之樂日以遠者人臣之憂此遠齋所爲作也夫忠臣孝子之眷眷於君親者壹以朝夕左右爲樂然亦難乎兩全矣子之愛親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無所逃於天地間惟其所在而致其道豈以遠近間哉余旣從公觀光上國又將從公而南與公同其樂而不同其憂者思有以紓公之憂焉爲是言也或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七

十四

曰近多懼遠多譽人所樂而公憂之何也之言也讀易而未知易之所以易何足以知公之心

題李赤傳後

宗元之傳李赤善也王韋之門非大厠溷歟過者掩鼻而宗元出入陽陽則固視猶釣天清都也竒衰之與齒少自好者羞之而將倚之以興堯舜之道非以厠鬼爲姝麗而妻之者邪其友之號而掇者蓋有矣而宗元不悟竟以殛死死且不悟易曰迷復凶於赤尚何罪哉

題朱文公武夷棹歌遺墨

朱子早年肆其餘力於詩章字畫甚雄偉不凡而晚乃

若不暇爲武夷棹歌年五十有五時作吾詹叔厚父得遺墨寶藏之夫詩章字畫妙一世固人所共愛而朱子片言隻字流落人間而人之愛之也又豈直爲詞翰之工而已哉萬世之後有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而余於其詩與字也夫何言

題術士彭時觀贈言後

相地相人二術一術也並隸形法家占筭以推吉凶則著龜五行之支與流裔耳漢儒序數術爲六種而彭生涉其三吁何其多能哉彼儒而不通天地人者何如邪

跋樊教諭六峯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七

十五

六峯臨邛山名也校先生樊君墳墓所依也君去蜀四十年墳墓在萬里外遂以六峰扁之寓屋以示不忘孝子慈孫之心也吾求所以藏吾親體魄者猶未獲而君悠然六峯之思烏乎吾目中亦安得見如六峯者哉

跋吳適可先世誥歷

吳守真字特其先世誥歷示予曰某之高祖紹興登科初授迪功尉臨桂再授從事令通城官至正郎典郡而終曾祖受澤爲總領所屬官祖貢禮部始繇臨川遷樂安父業進士教生徒至某益貧困大懼世緒之殞家藏臨桂誥身僅存至兵寇流離之際身與之俱罔敢失

也一日至豐城櫪阪有宗人名演字慶長就某行囊中
索迪功誥一視因言往年有以從事誥并邱歷質錢於
先大父者惻然久之曰固君家物歟取歷歸於某某再
拜受與初誥並藏之惟謹嗚呼適可賢矣慶長又賢也
雖然爲人子孫於先世遺物何莫非所當保愛此身亦
其所遺也而視他物爲尤重適可栖栖旅泊衣食無所
於給卒不芴業猶以文墨議論奔走士友間不諂不屈
不爲一毫非僻以辱其身忝其先則適可知所以賢於
人蓋在此而不在彼也

跋胡剛簡公奏藁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七

十六

宋三百年權姦之誤國亡國者五初亡以蔡後亡以賈
開禧之敗去亡無幾紹興寶慶雖未有亡國之禍然狹
敵勢貪天功誣上行私使不得盡爲臣爲子爲弟之道
則二凶之惡殆浮於三凶當是時以小臣而敢於言國
家之大事以扶天地之常經者廬陵二胡公也忠簡忠
憤激烈驚悚一世剛簡援引故實敷陳倫理明白懇切
不爲危辭又不牴牾時宰而貽書以感動之忠簡之言
似賈誼剛簡之言似陸贄二公知愛君而不敢愛其身
一也夫人臣之告君冀其悟爾豈欲觸其怒哉夫子之
請討陳恒也所以告其君大夫嚴正而不迫如此後之

忠君狗國者其尙有味於吾言

題樊教諭齋名六峰

教諭樊君墳墓在臨邛之下去蜀來南寓臨川乃以六峰名其齋居之室蓋以故鄉不可歸識墳墓常在目其意豈不悲哉君昔以辟亂出時也故鄉淪落於異國終其身無復有首丘之望豈料天下爲一家也今則東西南北舟車無所不通君歸故鄉易易耳而未之能者貧故也觀君之所以名齋雖夢寐曷嘗不在先人塋隴之側然轉徙艱難年踰六十無五畝之宅百畝之田以養其生栖栖邑學祿苟升合之祿以畜其妻子且不給詎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七

十七

能裹糧徒艾萬里而一省其松楸哉此其所以益重無涯之悲也世之仕者或生中州絕漠足涉大江之南養生之具取諸寄種種便利則依依留戀市肥田美宅老子長孫於荆楚視其所生之處如棄敝屣生者是利死者何知焉人生天地間孰無所本始哉墳墓之思一也或欲歸而不能或能歸而不欲其心之厚薄何如也

跋黃則陽藏鄔撲齋石壁詩

黃則陽出示爲其大父所賦石壁詩末題跋於是欲揚先世之美於無窮也孝子慈孫之用心遠矣去之千載而其言立是爲有以稱君之心也夫

題余震伯撰父行述後

予觀分寧余震伯撰其父貢士君行述凡二十條且以四方之能言者繫其後仁人孝子之心哉夫以貢士君之德宜有立而潛於時今而猶可以不朽子之言立也雖然若是而已乎蓋將進乎是立如之何以身不以言也身立則名揚而親顯矣震伯之所以厚於其親者庸有既耶

跋吳瑞叔藏舅氏墨帖

吳瑞叔父祖以上占籍臨川而母家在豫章其舅前進士魏君書山谷與外甥洪駒父帖遺之世謂山谷詩人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七

十八

耳此帖所言曰本以孝友忠信曰養以敦厚醇粹曰立身行道以事親曰寡慾寡言以進德曰思不如舜禹顏淵曰一日克己天下歸仁爲是言也詩人乎哉惜駒父所到卒未有以副其舅之所期也魏君謂瑞叔因是有省他日豈止駒父而已此意厚甚瑞叔勉之母俾後之議者如今之議駒父焉則非徒舅家之光抑亦吾宗家之幸也瑞叔勉之

題郭友仁佩觿集

書契代結繩以來歷幾千年而有郭氏佩觿蓋許慎之忠臣徐鉉之益友書契代結繩以來有郭氏佩觿豈其

家之傳器耶然前之觴有其名無其器而猶有所解也後之觴有其名無其器而亦無所解焉不惟無所解也人之解其所以解者方且累數萬言而未已何哉吁有所解而解於人將以一智智衆愚無所解而解於人乃以一智愚衆智二郭之佩觴孰優曰後出者巧

跋蕭寺丞書梅山扁銘後

先漢梅子真尉南昌後漢欒叔元守九江聲迹所暨入至于今祠之爲仙有山焉曰巴山或謂以叔元之名名之也有山焉曰梅山其亦以子真之氏氏之歟梅山有聶氏居其下清江蕭寺丞山則爲書二大字以貽聶洪吳文正公集卷之二七十九

父洪父卒授其從子詠夫寺丞公又爲作銘詠夫卒乃還畀洪父之孫方春洪父耆儒也詠夫詩人也方春年少而才俊寶藏前代鉅公之字與文于茲三世矣雖然字以人重文以人重地亦以人而重也字之重文之重在彼地之重重在此方春其思所重以其地者哉吾故舉子真以告庶幾聞其風而興起焉

跋誠齋楊先生學箴

昔人忘言處可到不可會還頃心眼親未許一理蓋詞章特其餘君已得其最當知鄒魯傳有在文字外此南軒先生贈誠齋先生詩也觀誠齋爲陳氏作學箴其言

如此則其忠於告人也尤厚於爲己賢矣哉屏山曾君陳之自出得墨蹟於舅家以遺其子其子志順篤於學夫苟因鄉先賢之訓而有發焉雖遠紹先聖之緒以無陸其世可也是豈在言語文字間哉他日當驗之於一唯之時

書秋山歲藁後

壬寅四月既望於龍溪康氏梅花吟院觀秋山翁戊戌己亥庚子辛丑壬寅歲藁畢翁云嗚吾天籟發吾天趣若局局於體格屑屑於字句以爭新奇則晚唐詩也非吾詩也知翁此言乃可觀翁之詩昔衛武公年九十五吳文正公集卷之二七二十而作抑戒編詩者附之大雅翁今七十八矣至武公之年猶及見其大雅之作

題羅縣尉遺事後

羅君士迪辭華足以擢高科才具足以任邊郡夫文士之於同業也每忌之而輕心生焉武帥之於異已也每惡之而慢心生焉能使所同者心服而不敢輕所異者心敬而不敢慢非果有以過於人其何能致是惜哉時命之不偶而死於盜塋不備禮墓石未樹其子臨抱此戚不可解於心切切然圖其不朽孝矣夫予未及識之而貽吾書頗及當世蓋亦有辭有才者士迪爲不亡矣

臨也尚思所以成行立名而顯其親也哉士廸諱惠孺
吉州永豐人戊辰進士及第任武昌節度推官夔湖鎮
撫司湖北制置司幹辦公事所事參政高公達也乙亥
棄官歸隱居十年死之時五十有五

題彭澤尉廨後讀書巖亭記碑後

人子不能行三年之喪久矣俗頽禮廢之餘廣平和裕
仲寬獨行之孝聞朝廷旌其門而授以官歷三任爲江
州彭澤尉尉廨後怪石數十其間有巖舊傳宋時縣尉
石振興宗教三子讀書其下豫章黃太史爲書讀書巖
三字境固奇勝因山谷字益重名士大夫多遊焉石刻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七

二一

姓名具存率漫滅不可識後二百餘年仲寬寔來芟剔
蕪穢掘拭苔蘚巖前甃地廣輪二丈許可列坐作六角
亭于外賦詩以落其成翰林侍讀學士王公德淵記之
大德六年余如京師九月朔舟過彭澤宿水驛初識仲
寬遂至尉廨觀所謂巖亭盤桓而不忍去夫今之居官
者務在刀筆筐篋而已仲寬昔爲人子而孝於親今爲
人父而知教子讀書之爲美想慕前修表顯遺跡以示
不朽蓋有本者如是其可以爲良臣可以爲廉吏可以
爲守牧之賢父母也宜哉

題孔居曾侍圖

古者跪坐席地。夫子如今僧人坐。曾子如今俗人坐。各踞高榻。固古然歟。雖然此跡爾。觀者得其心。可也。相對儼若非一貫。曰唯授受時耶。

題張仲默夢元遺山授詩法圖

張君未覺乃夢。既夢乃覺。恨我不識遺山翁耳。

題董氏家傳世譜後

臺城董氏家傳。元明善撰。世譜虞集撰。傳詳核。譜簡明。吳澄曰。董氏世將也。而昌有以哉。孝友於家。忠於國。仁於民。始也啓之。後也報之。天也。抑有人焉。語云。成難登。天覆易燎。毛子子孫。孫如萬石君。世祀宜矣。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七

三二

題高縣丞去官詩卷

高文琬。官于吾撫者。再久。聞其廉且賢。誅撫而丞南城。南城之民去思如此。則余所聞猶信。

題香遠亭記後

騷人以香草比君子。獨芙蓉荷一品華葉。並取非他品。可齊至春陵翁命君子。遂專美焉。騷所列衆芳。悉不得與。夫蘭蕙。菝若。薜。葍。薜。蘼。葶。荃。菊。桂。椒。胡。繩。揭。車。杜。衡。留。夷。可以縷。可以幃。可以服。媚俱有香也。微風徐動。達于數十里外。而益清。諸品有之乎。曰無然。則香固可愛。香之遠者。尤可愛。君子孰不有德而出類者。難也。鄒。魯。干。

五百歲而後春陵翁生憲僉趙侯君子人也名亭以尙
友豈志乎近者所能哉持憲事能洗冤澤物益公用云
元元贅藁跋

元元贅藁吳君信中詩也平山翁引曰復所而遡贅而
返元且曰一非贅元而又元斯贅吁元又元元祖實云
是可贅乎夫元而元雖贅不贅也不然雖不贅贅也芸
芸並作必觀其復君於祖教熟之而猶以藁授余謂余
試出其贅以入于元余謝非元聖奚敢君師吾里空山
翁平山翁翁友也師友固自成一家言二翁俱徃矣弗
獲與語以大契于元同元元豈贅邪復可也復有二歟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七 二三
衆妙而一元元祖道經所云也散一元而衆妙元聖易
傳所云也二而一者也君跡元祖而心元聖其不達是
哉

題西齋倡和後

宗弟此民教授待選留京師張野夫修撰賓而師之野
夫家世文儒詩詞清麗固風塵表物暇日主賓吟詠多
至累百蓋其意氣相似才力相當雲翻川鱗不足以喻
其遑是以無倡而不和也余在京師時察其交道與苟
合強同者遑絕賓之忠直主之敬愛始終如一而不渝
此民得官南還依依而不忍別追錄主賓倡和之什猶

存五十餘篇野夫爲之引惻然興風俗日衰師友道缺
之嘆嗚呼遠矣古之吟詠所以厚倫而美化言辭聲音
云乎哉凡今之交有如二君者乎余將進之宵雅伐木
不廢谷風可無作也

題茅亭詩後

關中白君君舉工詩余未獲覩其全有人爲余誦一二
巧妙穠麗錯諸吳楚歌謠中幾莫可辨若無復有古秦
人之風風俗與化移易詎不信然然君舉嘗仕中朝以
直道不容退居潁山之南渭水之北結茅爲亭朝夕其
間若將終身焉及再出而勞郡縣之職則又能廉能勤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十七 二四
能強立能堅忍能不憚驅馳畧無絲毫驕惰罷軟意真
秦之人哉非是人孰可居是亭者嗚呼余讀國風至秦
每一章必三復或至流涕其慕秦也秦故周也畢原原
上翁不作夢以矣何當從君茅亭入紫芝深谷問園黃
綺用精爽今何如耶

題曾母墓銘後

故朝請大夫監察御史東軒曾公之季子巽申與予之
子衮同年生生十有七年已教諭樂安縣學予見其少
有老噐驚異歎羨其後每見則學與年俱進如春山之
木當路嘉其文行屢薦之浸浸向用矣前應奉翰林文

字陳郡闡宏爲其母丁氏撰誌銘予讀之又知是子之才且賢也繇母訓而然嗜孟子亞聖以有母故人稱孟母至于今以有子故巽申若希孟子是使其母爲孟母也孝孰大焉勗哉

同知英德州熊侯墓誌後跋

英德熊侯沈毅重厚其施於時者八年教育之德其垂於世者六傳編纂之功若東廣一道若英德一州俱未獲展布而以憂以疾去昔也豈天固靳之而留以遺後歟內翰修史廬公之叙事約而周蔚而覈無飾美無濫辭可謂不愧幽明矣壘衰經走數千里而得此庶其愧吳文正公集卷之二七

二五

九臯聲跋

鶴鳴于九臯其聲上聞于天然猶未離乎人間也倘與飛仙相韻頡于九霄而其聲遠聞于天下九霄之聲又有超於九臯之聲者廉翁詩挾仙氣非人間所得留願洗耳以聽其一鳴

沔陽尹氏家世跋

自昔荆楚多竒才劍客其氣勁其才可用異於江以南之俗沔陽尹氏避地南遷初寓豫章之吳城鎮繼而居臨川城中居士君年老愛仙佛言不肯阿隨其子仲富

善談辯優幹畧有排難解紛之長浮湛州縣從事幾三十年間時自京襄南來者或至顯官俱其親故也而尹氏獨安其分無攀援嗜進之想噫茲其所以爲荆楚之人與仲富字伯壽其子孫日蕃衍云

題徐雲韶雙喜

翩翩唼唼或申或卷惟蟲能天任其自然而無所憂也既無所憂何者非喜

題卧龍圖

謂其卧與則已見矣謂其見矣則非龍也雖然能大能小能有能無蓋不可測而可盡乎所翁可作吾將問諸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七

二六

跋熊君佐詩

豫章熊君佐嗜好雅談能自說於一切世味之中是以詩似其人若草木生天香若花盡春容瘦不事雕琢而近自然細評今古難爲別則余亦不能窺其何如也

跋聲齋集

清江楊氏名其讀書之齋曰聲猶元次山自稱聲僂云爾其詩詞甚清淳其爲逃禪翁之諸孫文學君之令子真可謂不隕其家聲以名齋之名各集表斯集爲斯人所作也非有意義而人人因其名以序其文曰聲曰不聲曰聲而不聲曰不聲而聲或曰聲於俗或曰聲於命

累千百言及覆繚繞而聲之一字不舍置噫是豈所以評詩詞也哉然則作者本爲明順之辭而序者未免頗僻之見聾者其誰乎

皮昭德北遊雜詠跋

秦蜀詩非秦蜀以前詩夔峽詩非夔峽以前詩昔之詩人則然清江皮昭德少學詩得老杜句法前作固多佳大德十年秋如京明年夏南還有北遊雜詠一編視前作愈超蓋詩境詩物變眼識心識變詩與之俱變也宜其素用意於詩者何能因外而有得於內若此哉計其一往一來半載間爾往而過呂梁洪也曰豈知極深蓄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七

二七

巖險莫倚波面如鏡平還而過徐州洪也曰洪中平無濤不見湍石激觀乎此不但詩進而學亦進矣

題趙天放桃源卷後缺

草廬吳文正公集卷之二十七終

草廬吳文正公集卷之二十八

題跋

題王氏節孝傳後

余每愛東平李公之文事覈而辭達不藉難識之字難讀之句爲艱深盖庶乎可進於古之作者其序晉城王氏節孝始末旨矣人知吳爲節婦寧爲孝子者公之文也嗚呼好德之心人人所同苟可以厚人倫裨世教君子尤拳拳焉善善所以示勸惡惡所以示戒施之於政託之於言其功一也王氏一門之令德如此爲政者未能旌表以勵當時則立言者爲之紀述以勵後世曷可吳文正公集卷之二八

以已乎抑聞令德之家有餘慶起宗節者之孫孝者之子尙思樹立以光先德哉

題廬陵公楊郅徐沛鄆保樓桑涿鹿八詩

三閭大夫旣放逐知宗國之必爲秦所有感觸憤悶而有聲盡其辭而後死讀者至今悲焉然其時郅尙無恙也若廬陵公北行之作於古今廢興存亡之際痛慨如割殆與麥秀松栢之歌齊其哀此時此情爲何如又豈三閭可同日語哉德庸得此卷於燕之館伴者讀之欲不作蒯生廢書狀其能乎

題瓶城軒後記

余有守瓶防城法卽孟子養氣持志之學夫子欲無言與無意則其寃也他日坐瓶城軒中相視默會此解

題劉中丞事蹟後

故御史中丞劉公剛正聞天下鬼神所畏也自古邪正不相容如水火彼兇邪稔惡自知不爲正人所喜公未深嫉彼彼已深忌公意誣構擠陷公以至于死或謂公之死傷勇嗚呼此鄙夫貪生惜死不顧羞耻者之言也以耳目重臣無罪而被逮問浮雲蔽日如此豈善類可望生全之時耶使公不死忍耻以對獄吏奚翹理色辭命之辱假而得生亦臧獲婢妾苟免者所爲耳若公臨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八 二

書胡氏隱几堂

胡璉噐之築一室隱几於其中噫子知南郭子綦之喪我乎不知誰是我復以何爲几彼無可隱此無庸隱我之外有几爲隱之之具几之外有室爲隱之之所我我相形將不勝其多我矣是豈今之隱几者哉無我焉用几無几焉用室然則如之何曰室之用在無有謂余不

信請質子碁

跋晦庵先生禮書

僞學之禁嚴甚而拳拳禮書弗置彼李斯之師固曰禮者僞也

跋魚圖

荷枯冰冷萬意俱秋而圍圍洋洋從容自得如此知此樂者其誰乎

跋黃寺簿與媒氏

黃帖附

吾儕我輩娶婦則但願能承宗祀敬禮其上而慈撫其下家道既昌莫大之利不然雖堆金積玉百兩盈門何有於我哉嫁女則但願往之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八

三

此帖僅存半紙吾里寺簿黃先生之門子將成昏禮時以與媒氏程子建其言娶婦嫁女豈特一家一時事端可爲天下後世家範所言內外上下尤足見先生家道之懿黃氏子孫多賢而家方昌豈偶然哉

題楊開先講義後

爲文辭敷演經意誦之於稠人廣坐之中而使之聽謂之講義蓋自宋末始盛前無有也余未暇論其有益與否而不能不於其辭有慨焉夫子嘗云辭達而已矣夫以精深之義理而託之於辭以暢之雖甚善於言難必

其不粗淺也况遣辭而不足以達昔人精深之意則昔之昭昭者於今而昏昏奚可哉余讀建安楊開先講篇明白諄複無滯辭無昧意說經不得已而用法若是者余其可無慨也夫

題詹慶瑞詩後

詹慶瑞以環中名其詩夫莊子邵子所謂環中者苟真有會焉真有得焉則詩可無也慶瑞蓋不溺於俗學余故爲之言

跋石鼓歌後

凡古器物古有之而後不復見者比比古未之見而後忽有焉者往往可疑六一公謂石鼓可疑者三余嘗至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八

四

燕都孔廟南草莽間手撫遺迹踟躕久之今又見此刻文裝楷甚整附昌黎東坡二詩于後余於是而深敬宗茂之好古也宗茂多蓄古人墨蹟各畫而家無銖兩貲處之裕如吁是豈可爲俗子道哉

題謝德和詩後

肝江謝德和以儒試吏剛廉明敏持憲者固寵嘉之其詩如利刃健斧所向直前不識盤根錯節磊磊落落無絲毫佞倪倪意觀此又可以知其政云

不遜歐陽世譜後

文忠公撰歐陽氏世譜載在文集行於天下如揭日月人所共見之子孫留穎而二百年後永豐之裔以此古本示余余何人余何人敢贊一辭哉噫歐陽受氏以來歷周秦漢晉隋唐至公譜之始大顯復有如公者出當有續譜行世歐陽氏子孫勉之授余譜者誰梅山人吉翁也

題撫州陳教授東山卷

上饒陳君隱居東山之下既出而仕矣廣平李文郁書東山二大字以贈之官必挾以自隨是其志未嘗一日不在東山也夫伊尹之於莘呂望之於渭諸葛之於南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八

五

陽苟不遇湯文王劉元德則終其身而已偶逢其時行其道而豈有心於仕哉陳君兩食學宮之祿而閑散村野之趣恂然猶如東山時其仕也蓋非世之徇物忘己者比處則負重望出則致大用謝安石之東山如此文郁之贈有以哉文郁僉江東憲事五年代者不至自免去耕牧大江之比其交也不苟觀其所與可知其人而不待以他事徵也

跋牧樵子花卉

人與走飛草木之屬貌像姿態萬之又萬莫可勝窮而無一同者畫史乃能以筆擬之清江牧樵子寄予卉寶

四小幅遠視真以爲宰物所生也充齋皮公稱其傳神之筆如化工且得相人之妙若鄭圃君子見之當亦心醉夫生物之巧自己出而別其所生貴賤壽夭賢不肖何如易易事爾然予嘗命畫者畫予輒闕筆命相者相予輒緘口或強作終不似強言終不應何也物之生曲盡其巧獨予之醜惡無物可比盖大巧所外則畫者之手相者之目無所施其法也宜邗又安知予疇昔所遇未有如牧樵其人者乎何時於清江之上聽牛背之笛和谷口之歌以予言示之

跋牧樵子花木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八

六

宋代經學公是先生爲天下第一南渡後作古文良齋先生爲天下第一至曲藝微巧如逃禪翁之梅亦然更數十年牧樵子花木當與逃禪翁梅同價何清江才人之多與

跋牧樵子鵲鷄

往年冬在京師日以此充旅食之饑今得此十數把玩于手活動如生其悅吾目有甚於吾口者

跋黃祖德廬山行卷

左湖右江界截地脉其氣盤鬱無所復之聳拔突起而成至高大之山此廬阜所以爲江右第一其峯嶺泉石

之奇晨夕陰晴之變日光月華雲情雨態烟霏露靄
怪萬狀固宜爲仙聖所巢梵釋所都神靈之奧宅鬼物
之幽棲而供高人勝仕之遊者也余嘗東沿彭蠡西溯
大江舟過其下思一造其間以極超絕偉特之觀荏苒
二十餘年此志竟未遂也而浮山黃祖德一旦先之行
卷紀遊覽次第及唱酬題詠數十篇盖有此遐趣有此
妙筆然後能追白蘇之迹於旣往不然心與境遇目與
心遇累累至前而誰與願會誰與發揮古今遊者不一
而能若是遊者幾何人哉附記所見塵間遺蹟所聞方
外異談一一皆可喜可愕之事余雖不獲從祖德後已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八 七

若在此山中矣雖然非足履身歷終與親聞親見者迥
隔余將必遂初志先至先知者能爲之道乎祖德曰諾
敬題卷左以訂後遊之約

題四清堂散人家乘後

大德九年六月八日癸未居士易君伯壽甫卒余旣哭
而退越三月其門人醫學教諭鄧焱爲其孤濤來言濤
將以十有一月十有七日己未葬父于長安鄉福祚里
之墓背父平生大槩有自述家乘載先世名諱辱先生
代書之卒塋月日不可不補記也濤斬焉衰經中不能
踵門敢因內兄焱以請余惟邑之耆舊獨居士君暨制

參李進野翁俱生嘉定辛巳衣冠儀狀如商山老人閒暇過從自樂所樂蓋雖在世而實遺世制參卒之年余留京不及哭今及哭居士焉嗚呼耆舊盡矣居士德稱其齒八十有五無疾而逝允好德考終命者

跋汪如松詩

汪如松詩喜淡而於花獨愛梅此趣高甚養吾李君所摘五聯已得之集內哭碧梧哭文山哭壘山訪李養吾四題能效老杜八哀體作四哀四篇又當照耀千古

題浦公踏洗圖

古今率謂高帝嫂誠有之觀其師子房將韓信相蕭何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八

八

亦嘗嫂乎無也然則此畫得其嫂士之一短耳其知人之長誰其盡之

跋樂氏族譜

撫州登科記宋初自樂氏始少保公十八世孫淵咸淳末與余同薦名于禮部嗚呼古人以與國咸休爲期今時代已革而樂氏子孫福澤猶未艾所謂盛德必百世祀詎不信然

題金谿吳節婦黃氏訓子詩後

金谿新田前貢進士吳君叔可甫第三子泰發之婦黃氏年二十七而其夫遠賈溺死黃氏守其姜之誓長其

二子一女得有室有家年且五十矣作教子詩三十韻以勗其子暨從子辭義蔚然不忝曹大家節操文學兼有難已其從孫綬錄以示予予嘉嘆焉予仲子衮之婦亦生於至元壬午及至大己酉余子喪時有孫男一孫女二少者才二歲今各嫁娶畢此婦與黃氏婦德頗同但不能文耳

跋會翰改名說

乙卯進士李路戊午進士李岳往年從予遊病其名之不雅馴予爲更今名更名後二人各登進士科或以爲所更之名吉予曰不然士之過於何年也蓋前定名之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

九

當爲何名也亦然定皆天也觀豫章熊先生夢中爲其門人曾仲巽更名曰翰其事甚神殆未來之先兆形見於夢者尔仲巽用所更之名應舉庚申初試未驗癸亥再試卒驗熊於夢中更仲巽之名予於覺時更二李之名夢猶覺也覺亦夢也其名之前定久矣非熊與予之所能更也借人之口以發天之機也仲巽名在泰定甲子進士第三人既與熊之所夢所說符矣他日悉如熊之所期固仲巽分內事也熊以仲巽與貢之年五月逝惜哉不及見其夢其說之驗云進士唱名竟吳某識

跋王令有人耕綠野無犬吠花村圖

金谿王侯才卿慈祥和粹十年乃得代邑之士奉此圖以贈別有人耕綠野無犬吠花村何謂也謂田野闢盜賊息予以見侯之德云爾侯繇金谿宰龍泉四年惠愛如金谿繇龍泉宰崇仁不數月罹無妄之禍而去何崇仁之民獨不得如金谿之民哉

題郝令德政碑後

大德六年秋予過金陵人稱御史之才必以盧龍郝公子明爲最聞於天朝特陞五品僉江西憲事按治所及姦貪悉無所容二十年來攬轡澄清之人鮮或有是十年冬予至豫章初識公公前令樂壽時廉明敏惠靡政不舉民愛之如父母旣去而有去思之碑前代御史之官多自親民而選匪獨國朝爲然蓋以其諳下情周庶務謹密詳審而非徒擊搏苛察之爲能是以賢邑令卽才御史也公於前之撫字也可愛如彼於後之司臬也可畏如此夫威奸貪所以慈吾民其心一而已矣誰謂今之可畏非昔之可愛者哉

跋曾氏墨蹟

吾鄉文物之盛無踰曾氏一門者南豐兄弟之後有艇齋景建焉艇齋之聞孫廣賢袖示先世墨蹟讀竟爲之暢然噫樂其所樂憂其所憂安得復見斯人也哉

題斗酒集

古豐城有寶劍焉沉鬱地中其氣上衝于天光怪四達
至發泄變化乃已地之靈鍾而爲人人之未用世猶劍
之未出土也故近年往往多能詩之人人人負斗酒百
篇之氣亦其沉鬱於下而光怪之不能自掩者方將百
篇百篇而復百篇然則何時而已耶其必遇有識者取
去進之國相則此光怪陸離於華蟲黼黻之間其不鏗
戛而和璜珞瓊瑀之音乎

跋吳昭德詩

萬松吳昭德奔走宦途萬里如咫尺歷落未遇夫必於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八

十一

進入者文辭婉軟嫵媚巧佞如脂如韋困於時命者志
氣凋喪沮抑摧折如枯如萎而昭德不然其堅心勁氣
飽經風霜冰雪而顏色自如豈有似於松也故其詩象
之彷彿古作序記趨時爲駢驪亦皆可觀不以其身之未
昌而其言與之俱余以是而知其中之有所得未見其
言之昌如此而身有不昌者也昭德名德昭鄙陽人蓋
鄙君之苗云

題李縉翁雜藁後

往年余見李縉翁詩而未見其文也今見之而驚驚而
喜喜而懼何喜喜若人之有斯作也何懼懼時人之莫

之好也噫唐宋六百年間雄才善學之士山積能者七人而已不其難乎近年人人奮筆不讓又若甚易何哉然其最不過步驟葉氏孰有肯闖七家門戶者余安得不爲縉翁喜而大音未必諧於里耳則亦不敢知也余竊有問于於何處得之荅曰喜讀大蘇文夫如是宜其然也雖然勿矜其實勿恃其尤益澥其根益加其膏如斯而已矣

題峽猿圖

遷客羈人偶經是處忽聞哀啼一聲不覺心碎淚下殊無今茲展卷把玩之樂境一也而哀樂異何哉真幻異吳文正公集卷之二八也雖然何者非幻

題李皆春疏頭後

廬陵李皆春少喜讀坡文其文甚似之而未有知之者世無歐陽公則已若有終必知之坡初出蜀時家貧無費老泉公自作書請于當路竟賴其力以達京師而成其名今皆春之北行也貧尤甚老且孤矣豈復有能爲請于當路者當路乃能代爲之請于好義之家此又坡所未嘗有也是行必有遇矣其達于京師而成名也可數日以俟余願諸君子有以速其行也

周趙楊朱呂陳崔十公十四帖楊子真羅子行家所藏
今廬陵王氏得之嗚呼宋季名流斯其極矣寶之者豈
以其翰墨哉若人之器業若人之學術若人之風節不
可得見而見此焉爲之三復而歎歎

題野航謝公遺墨後

玉溪謝從一父以其族父野航公元日詞一首除日詩
四首示予墨蹟宛然得見前輩之流風餘韻更革亂離
之際人間何物能有而此紙獲存異哉從一父之子携
以容清江鋪寄於逆旅主人而他之大德丁未冬鎮大
火延燒教子家主人所有靡孑遺獨於烈焰中全此以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八

十三

還鼻火後往索而得之疑若有守護者然昔顏魯公字
所在必有雷神公之清節勁氣視顏無愧則有神物司
其字也亦宜余之諸大父從公一門兄弟游嘉定甲戌
族曾大父與公同試禮部咸淳庚午予又與公之孫同
預鄉貢而從一父折行輩與余爲文字交於謝氏可謂
世好矣故與公之片文隻字悽然感愴如見先世遺言
云

跋誠齋楊先生易傳草藁

誠齋楊先生易解校本行天下久矣至若周得其草藁
有序及泰否二卦凡先生親筆改定之處比初稿爲審

獨初名外傳而後去外字余謂當從其初蓋易之道廣大悉備無所不包程子被之于人事所謂一天下之動者由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甫至此極矣朱子直謂可與三古聖人並而爲四非過許也楊先生又因程子而發之以精妙之文間有與程不同者亦足以補其不足然皆推行易道之用而經之本旨未必如是人以國語爲春秋外傳非正釋經而實相發明今先生於易亦然故名曰外傳宜

題劉愛山詩

至後八日天寒閉扃有客及門啓扃出迎髯翁姓劉世
英文正公集

卷之二

十四

居廬陵愛山其字濟翁其名詣公貴入禮爲上賓以其能醫以其能詩醫有還童却老之方詩有去文就質之章余愛其方而不敢嘗余玩其章而不敢忘誦者琅琅聽者踟躕雖窮冬沍陰而春風滿堂昔歐公於詩尊韓抑杜嘗云老夫清晨梳白頭元都道士來相訪韓必不肯道或應之曰昔在四門館晨有僧來謁非此類也邪歐遂語塞然則杜爲詩家冠冕固亦以如此詩而鳴於盛唐况其集中如黃四娘家花滿蹊如南市津頭有船賣此類非一蓋杜詩兼備衆體而學之者各得其一長翁詩不專學杜而與此體合聲情自然不事雕鐫衆之

所同其籟以人翁之所獨其籟以天

題孝感詩卷後

於乎孝豈易能哉聖門之以孝名者曾子也其門人嘗問夫子可以爲孝乎而曾子以參安能爲孝荅曾子之父亦聖門高弟樂道亞於顏子曾子之事親極其孝矣而孟子僅以爲可豈謂曾子之孝爲有餘哉蓋子之身所能爲者皆其所當爲也是以曾子終身戰兢惟恐或貽父母羞辱逮及啓手足之際然後自喜其可免於此見孝行之難也晉王祥以至孝之子遇至不慈之繼母每虜使祥俾求所不可致之物隆寒冰凍而欲生魚祥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八

十五

唯命之從將去衣剖冰而偶獲雙鯉以塞其母之虜鄉里甚憐閔之幸其得解以爲有天助故推言其孝感至若州守吳侯之賢暨其子少府可初之賢吾所知識一家孝慈和氣藹如胡可援祥奉不慈之母爲比圖買魚供親饌而巨鯉出適然而然耳交游之友附會王祥故事驚異夸美稱其孝行之能動天形諸歌詠累累諛辭益友固應如是夫澄與州侯父子素厚不敢然也願少府思孝道之難盡愈勉其當勉而以曾子自期焉

題鄧立中所得贈言後

吾郡鄧清曠以詩名其子立中爲臨汝書院諸生已而

試吏不相聞廿年餘忽邂逅于豫章將赴龍泉典史出
其所得贈言一通示予其間蓋多隱居肥遯之士余讀
之曰異哉夫巧於仕進者其求知也必於有權有勢有
位之人今立中不彼之求而此之好觀其所與言類皆
理義之談規誨之語立中旣樂聞之又珍重之如護至
寶然於是而知立中之識其度越輩流遠矣夫自儒而
吏者一措意乎刀筆筐篋之間心術變移與疇昔殆若
二人今立中不以儒之言爲迂不以儒之行爲拘方切
切求益而將以之律已治人焉於是而知立中之識其
度越輩流遠矣古昔設官治民司其案牘文書者曰府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八

十六

曰史繇周以來未之有改也國朝又於府史之上設官
以總之典史則一縣府史之總也百里之內凡民事之
逆復官賦之出入無不掌其所繫亦不輕矣立中之爲
人如此則龍泉之爲邑也其庶幾乎余旣喜彼邑之得
人不貽彼民懟又喜吾郡之有人不貽吾徒羞又喜詩
人之有子足以爲清曠翁之光故爲題其後

題須溪劉大博贈彭阜觀爲兩書院復田序後

彭阜觀復鄉校以失之田耕之至今士賴以養其功茂
矣此知阜觀之小者也阜觀自耕寸田旦暮不輟苗而
秀秀而實觀其自養不惟養他人口體而已是豈人之

所得而知哉治已之田將無暇於芸人之田不然何以爲真觀

跋唐國芳詩

觀子之貌今人也觀子之詩乃如與數百年前唐人相對如夢偉哉識趣進學力進子詩可仙

跋文信公封事

信國丞相開慶封事比忠簡胡公紹興封事尤懇惻周盡胡初以罪謫卒以壽終惟公不幸值國運之去他日一節難於忠襄以一身而備二忠之事偉哉王若周以公手藁示予讀之泫然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八

十七

跋楊補之四清圖

尚書月湖何公之弟之子竹居君好尚清雅得楊補之梅蘭竹石手卷一於從公游宦時徧求鑒賞紹興癸丑錫山尤公等七人題字于左而此庵羅公有書嘉定庚午吳興沈公等十人題字于左而梅亭李公有跋何羅李吾鄉三先達二次一十六人同觀皆一時鉅公至今見其姓字莫不踈慕夫補之墨戲有名不待他人鑒賞而後重竹居君猶拳拳借重於人惟恐不及蓋貴游習氣如此君後以此轉授子壻袁王一兩家寶藏之且百年餘王一又每持以示人意度一如其婦翁所謂水清

玉潤者歟

書何比堂詩後

比堂何先生壯年擢甲科而有學有文一時莫不竦慕
尚記戊辰歲私塾課試先生選余一論爲第一所以獎
借期待者甚厚惜居遠鄙弗克朝夕左右請益先生亦
復去家而之官初任永教再命江東運司之屬而卒于
始三歲扶櫬及家而時事異家亦毀焉於是平生著述
漫無一存子伯大旣長惻然痛父書之不可見此片紙
乃永教時勸進永士之詩得之如獲拱璧然噫此孝子
之至情也伯大質美行粹而力於學必將卓然有立以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八 十八

光其先余也願與伯大共勉之以不負先生疇昔獎借
期待之意云

題百魚朝一鯉圖

此圖侍郎李公得之於成都故以八印印其左一大服
百小公乃病其末化何也夫大猶未離其類化則出乎
類矣苟至於化能大能小能有能無尙何以一服百之
足言

題侍郎李公畫像

生世何用早我已後此公然朝夕升其堂如見其容焉
固不待舛遺像而後致予之恭也

題柳山長墓誌後

通守之子能業進士與丞相游如兄弟然時旣革而家自如志不挫身不辱壽且考終有子克紹其可謂吉德之人歟前年識其子元善今得丞相之弟所作誌銘爲識其末

題陶庵邵庵記後

往年嘗於吾廬之側治一室寘文成張司徒靖節陶徵士希夷陳先生康節邵先生畫像其中晨夕瞻敬後以寇擾弗靖遷徙不常而廢吾友國子助教虞伯生取靖節康節二賢之氏名其庵與予意豈異也夫二賢所志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八

十九

所學有未易窺測者於其言語文字之遺時或瞥見彷彿焉至今尚論其人不過見所能見而已身之所寓心之所會要不可一槩齊而其所以同者一也予欲合陶邵而爲一盖有世內無涯之悲而亦有世外無邊之樂悲與非有爲是悲也樂與非有意而樂也一皆出乎其天子又欲并悲樂而兩忘之則庵亦可無也夜根其靜晝握其動首擊而尾應風起而水涌有能從吾伯生控浮游以上征者乎

紹陵賜楊文仲詩後跋

咸淳間將作監楊公文仲兩侍經幄所得賜詩如右不

十年而歷改一元肇始大原壹正八字皆詩中語幾若
識語異哉喪亂流離中公之子焱翁罔敢失墜戊辰已
已至今踰四十年字畫如新公之孫紹祖出以見示嗚
呼宋三百年禮儒臣尙經訓前代莫及雖季世家法猶
未替天命之與人文固藐然不相闕歟

題進賢縣學增租碑陰

士大夫治官如治家則何事不可辦官府學校之間大
率視如傳舍苟且以俟代去孰有視如家事者哉進賢
學產隱沒虧折前後學官安視而不經意教諭萬君始
搜括究竟悉革其弊學計頓增然萬君能復其舊而已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八

二十

非有所增也什一中正之賦通古今可行至今官之取
於民者不過此惟豪民私占田取其什之五以上甚矣
其不仁也而近世公田因之亦什五以上耕者不堪逃
亡荒廢者過半於是官抑配於富戶以取贏焉產與公
田一也其賦雖不能如什一之輕幸未至如豪民之取
而姦民或增租入以餌職掌之人而求奪佃予提舉儒
學時凡若是者必沮過夫萬君有功於進賢之學而予
慮規利者不知大體緣是以增租爲能則是厲民以自
養也其可乎故題其碑之陰一以示勸一以示戒云萬
君有理財之長視官如家爲洪郡學錄值洪學弊極予

欲移其施於一邑者試之于郡而同列不悅之遂不果

題彭學正圖書講義後

彭方升早擢科第晚為學官咸池浴日之初在京師版授太常博士居之數月棄官而歸來臨川示予太極圖通書講義一編善為文辭以發明朱子註義敷暢條達亦多有警於學者語焉而詳既有之矣擇焉而精更加之意焉他日所得又不止如今所觀

題吳德昭世家譜

世家譜何為而作也使為人子孫者知所本始也吳自吳文正公集卷之二入
二一
太伯居勾吳為一初開國之祖季子邑延陵為百世受氏之宗源同流分曼衍乎天下鄱陽宗人以鄱君譜示予觀之油然而有尊祖敬宗之心吾夫子稱太伯之至德太史公稱季子之仁心慕義俱以其讓也讓者禮之端予願與德昭共勗以無忝於先德

題戰國策校本

戰國策字多脫誤予嘗欲合諸家本校之而未及後見鮑本喜之然其篇題注義頗有乖謬廬陵羅以通悉心考訂定其篇章補其脫正其誤釋其大意譜諸國之年冠其首凡鮑氏之失十去八九讀此書者得此庶乎可

爲善本矣以通於經亦有見非止精專此書而已

題貢仲章文藁後

理到氣昌意精辭達如星燦雲爛如風行水流文之上也初不待倔強其言蹇澗其句怪僻其字隱晦其義而後工且竒噫茲事微矣名於宋者五而已亦惟艱哉仲章江南之英與吾善之伯長俱掌撰述于朝各能以文自見蔚乎其交蔭炳乎其爭輝予有望焉予來京仲章將有上京之役示予新作數十溫然粹然得典雅之體視求工好竒而卒不工不竒者相去萬萬也讀之竟喜之深書此而歸其帙夫上有所規下有所逮正有所本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八 二二

旁有所參韓楊氏自陳其所得甚悉暇日善之伯長切

磋究之又必有以起予也

跋李氏家集

鄱陽李周卿嘗聞詩法於南康三馮又嘗見莆田劉潛夫故其詩多可傳其從孫南甫哀聚得數十篇而以周卿之兄之父之大父之曾大父凡生平吟詠可追錄者冠其顛其從祖祖父及其二從祖兄所作亦附載四世人詩百餘首標曰李氏家集汲汲然欲存先世之美惟恐或泯沒廢墜也予於是而歎南甫之孝愛遠矣哉周卿諱敏膚其曾大父日新諱樹大父信大諱孚先父

君誠諱嘉績兄宋卿諱敏求南浦名元宋卿嫡孫也至
大已酉予貳國子監南浦之弟亨充國子伴讀出其家
集示予李氏累累以儒科顯宋咸淳間有提舉江南西
路常平茶塩事諱雷奮盛德君子也予嘗辱知焉八人
之中其一恩補初階官其六俱由進士貢特奏名者一
正奏名者一至于今遺教未替亨也不遠數千里宦學
京師他日歸兄弟自相傲勵尙知所以光其先世又有
當求諸內而無事乎外者謹勿怠

題蘇德常誠齋

廬陵楊文節公學行文章爲一代儒宗號誠齋先生考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八

二二

廟親灑誠齋二大字以賜其註易也與伊川程子並行
世稱蘇楊詩法其古文儷語與丞相周文忠公相韻頡
二家各成巨製曰廬陵二文文集晦庵朱子於人多所
譏評少所推許而於文節公揚其美贊其詩章書翰倡
和往來敬禮而兄事之尊之可謂至矣唯獨不滿其名
齋之義南北相去不知其幾千里也後百餘年元氏蘇
德常又復以誠名齋而采亭楊君爲書其扁夫古今人
同不同未可知而號則同矣德常能儒能吏主縣簿判
錄事司居官廉能未六十而勇退則亦有可稱者焉夫
朱子不以文節之號爲可而予不以德常之號爲不可

豈與朱子異見哉朱子之意以爲誠者天道非聖人不能當是則固然然誠者實之謂也全體之實誠也一行之實一言之實亦誠也不誠無物蓋無一物而非誠猶水之在地中蓋無一處而無水必曰大海而後爲水可乎況人之取一字以名齋者非必以己之有餘而爲此夸示也大率以己之不足而致其勉慕焉耳誠者聖之事人人可以希聖勉慕乎此以名其齋亦何不可之有

題常道士易學圖

眉山則堂家公如箕子歸周而不仕周其外孫臨邛常

君不肯爲農爲賈爲胥爲吏以賤辱其身而寄跡於老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八

二四

氏清靜之教公遂爲言老氏所以同於吾聖人之易者而并及陳邵周子之學所望於其外孫者不其遠乎常君籍記外祖之訓罔敢墜遺迹一圖以廣義文八卦之說可謂不羞其先世不忝其外氏者矣邵子曰老子得易之體又曰孟子得易之用進退存亡不失其正家公有焉消息盈虛與時偕常君有焉祖孫之所得於易者如是邵周授受之次則頗與予所聞異予所據者邵子文所記陳授穆穆授李李授穆親授於陳而非轉受於种也种亦得陳學之一支傳於南方劉牧承其緒或以周子與牧同出此一支者非也周子之學乃其自得而

無所師授至謂穆傳之周尤非也朱子發進易傳表蓋
踵訛而失其實何也周在南穆在北足跡不相及也何
繇相授受哉雖然不足深辨也予願常君忘言而用易
志象以體易言可忘也象可忘也之瑣瑣者又奚足云
題朱巨觀道宮薄媚曲後

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惟子瞻贊太白真介甫贊子
美像能得其似蓋蘇學李王學杜知其詩是以知其人
也今儒朱瀾巨觀劾黎園十曲贊杜有爲予言朱之爲
人及出處者予讀之悲其志云

題羊舌氏家傳後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八

二五

禮不忘其本君子謂之仁何也以其心之厚也凡物知
母而不知父衆民知父而不知祖人之本乎祖也非心
之厚者其孰能推本而不忘羊舌受氏垂二千年武義
將軍繇東平徙固安恐墜其氏諄諄然命其孫孫禧承
大父志南走山陽訪求宗人旁枝譜牒以明所本既不
獲則姑述所知託諸能者著家傳以傳信用心不亦厚
乎禧字吉甫號木訥翁夫貌木言訥質之近仁者也卽
此一事近仁可知矣又奚待稽其貌與言也哉司業尙
文蔚亟稱其賢故予爲識傳左

唐人詩無一句一字不切題者宋詩蓋不能然夫詩或言志或寫情或感時或卽事固各有當而詠物尤難於精工運使趙侯以近世中州集錄出七言八句三十七篇畀王子寧俾初學不至失於支離由此可入唐詩門戶矣

題陳德仁通書解

聖門諸弟子聰明卓識者顏子爲最子貢亞之然以夫子之言性與天道爲不可聞何也聖人教人隨其資質所可到未嘗躐等陵節而語此其所以不可聞也晚年贊易始發性與天道之秘率皆當時弟子之所未得聞吳文正公集卷之二八 二六

者濂溪周子生於千載之下不由師授默契道妙本夫子贊易之旨作太極圖通書蓋幾於生知而可比聖門顏子矣新安朱子訓解周子之書亦旣該備里中陳德仁篤志於學道經釋典俱頗蒐獵又取通書敷暢其言俾讀者易曉良可嘉已予嘉其志之不凡而期其識之詣極也故書此以勉焉

題蔡人傑詩後

人未易知也蔡人傑清俊好修余喜其標格而未知其詩今始見之五言若古體若近體七言若八句若絕句殆無一不中度恃才任氣狂呼亂噉者豈知其字字句

句不苟哉蓋自后山簡齋二陳法中來而無摹擬蹈襲之迹學詩而若是庶乎其可矣彼皓首苦吟或不能通其解余言非過知詩者試觀之

題宏齋包公巽齋歐陽公遺墨後

玉谿翁嘗登珩江宏齋先生廬陵巽齋先生之門予於二先生皆聞其風而不及識今見翁所藏六詩一書如見其人焉得包之卓偉則於道可以進取得歐陽之醇厚則於非道有所不爲觀者因是踴躍奮迅以希前修可也豈可但珍其遺墨而已哉

書驛舟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八

二七

壬寅秋官辦驛舟遣送上京師一日或一易或再易或三易其易也得一舟設飾完美從者輒有喜色遇一舟設飾敝惡從者輒有愠色予心笑而諭之曰舟雖甚美所寓止一二時若三四時久則半日又久則一宿斯去之矣雖甚惡亦復如是奚以喜愠爲也夫喜也者非以其有益於已而喜之愠也者非以其有損於已而愠也而一時之情自不能以不然噫人之寓此世亦猶寓此舟耳多者百餘年少者數十年驟革而數遷條來而忽往何常之有哉而乃以目前之所值移其胸中之喜愠者何也九月二十五日午舟中書時已過新安驛未至

呂梁驛

草廬吳文正公集卷之二十八終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十八

二八



草廬吳文正公集卷二十九

題跋

題致堂胡公奏藁後

致堂胡公此書忠直敢言似賈傳至今讀之流涕清江
曾忠節公娶胡公孫女封新平郡夫人藏此書藁藁有
塗抹改竄字易世後弗能有會之曾孫以授長樂張圻
得其半而闕其前其前幅余及見之於豫章蔣君之家
二家各寶其所寶嗚呼安得好事者合而一之乎此書
建炎己酉歲上第三己酉歲人觀于第四己酉歲之前
二年人爲誰臨川吳澄也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九

題長豐鎮廟學誌後

以廟貌祀先聖先師禮歟前世未之聞也民間立廟設
像如郡縣禮歟近世未之聞也古長豐鎮張儀父知綱
常所繫歸功於聖人廟焉像焉以示報本郡守縣令嘉
其心春秋仲月上丁日分僚屬詣其廟行釋奠禮繇是
一方之民知所勸俗爲之移其於世教不無助也是以
談者尙之嗚呼古者飲食必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不
忘本也每歲八蜡雖百物之微無不報仁之至義之盡
也有家者祭戶竈門行中霤有國者祭社稷及境內山
川有天下者祭百神至尊至重者皇天后土也夫孰非

報本也哉然而各有分限何也曰禮也夫子之功如天地豈直四方百物一飲一食之所可比王仲淹有云太極合德神道並行吾於夫子受罔極之恩然則人人當知所報也而報之有其道張氏之心誠厚矣而郡守縣令之嘉之也亦宜雖然予之所期進乎是因報本之心而求其所謂道者考文以益其質循名以得其實於事之已然理之當然洞究而無違知道之在是而報本之心將日加厚焉而不能自已其直見卓識有協於禮蓋不待於予言也

題晉周平西改勵圖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九

二

剛惡之害人類蛟虎柔惡之毒人類蛇虺改過遷善之勇唯剛者能之周處少年之惡剛惡也是以一悔悟間爲善如此其力千載之下觀其圖尙慨想其風烈人亦何憚而不爲善哉世之柔惡者藏戈矛於談笑中而終身不知悔悟又周處之罪人也

李宗明詩跋

予在鄉與豐城諸詩人游憲使陳公遠矣若揭養直若趙用信若蔡鞞胡璉揭傒斯鐵中之錚錚者來京師又見李宗明詩胡蔡趙揭伯仲間也豈非猶有龍泉太阿之餘靈鍾而爲人發而爲詩與何其詩之超超如此哉

宗明今爲參政公客晨夕見聞必有出於詩之外予將問焉

馮寶二子善事叙後跋

北平馮寶二家之子償金辭金其事與童蒙訓所載包孝肅公尹京時事正同二家非有所稽而慕倣於所行偶與之合蓋良心之天自然而然時異而心則同也然包公之民有此善行不知其姓名爲誰馮氏寶氏因僉憲潘澤民上其事於臺故至於今有知之者翰林張仲勉與之同鄉知之尤悉徃徃喜爲人道而吾祭酒先生劉熙載又爲叙述以傳於世三君子之用意厚矣夫彼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九

三

之一善何暇計名爲之哉而君子能俾其事不至泯沒流布廣遠萬一貪鄙有聞緣此愧悟寧不可以興廉讓之風乎是則豈惟二氏子之善抑亦三君子之功也

跋廬陵公書後

廬陵公魁多士歷二十年位不至通顯蓋其時非媚柄臣者不可以得志也國將危亡猶爲江西按撫招集烏合之衆入衛不見容於內又以江廣宣撫出未及行而國事去矣大兵臨逼邀宰相詣軍前陳相遁吳相泣不知所措衆推公爲右相徃軍前祈請至則拘留夜逸趨閩間關險阻卒以就俘求死不獲在拘囚中乃有鄉人

爲求誌墓者此其荅書也嗚呼悽矣

題陸傳甫墓誌後

文安先生兄弟六人其伯兄從政君之孫傳甫粹行遠識不頌家聞號燕居之室曰頤庵墓時江西運管黃侯爲撰誌銘事覈辭達足章厥美後復改葬季子士栢自記碑陰痛惻懇至允克孝慕於是知陸之世有人也士栢字景薦介特寡合博記工文人

題河南世系後

大程先生仕金陵宋淳熙間祀于學旣而有專祠旣而有書院猶以爲未也乃立五世孫奉祠事再葺而殤又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九

四

以名幼學者承五世孫後先生爲往聖繼絕學而諸君子爲先生繼絕世亦云厚矣嗚呼曾是足以報罔極之恩哉二百年來家藏程子之書人誦程子之言口說沸溢咸謂洛學盛行嗚呼果有一人能明斯道者乎然則世之已絕而復續也若可幸道之已續而又絕也寧不重可嘆矣夫

題澶淵孟氏族譜後

昔周公大聖著大勲勞於天下元子侯於魯歷八世十四君至桓公桓公之庶長子爲卿傳家曰仲孫氏一曰孟孫其別曰孟戰國時有亞聖大賢居鄒漢唐代生聞

人皆以儒學文藝蹟聖賢之流澤遠矣哉臨川之孟其
先自澧州伏道村徙開封長垣縣開封之初祖端拱間
明經及第卒贈太子中舍一傳而贊善再傳而侍禁三
傳而特進公南渡四傳而中太公始居臨川臨川之系
且八九世矣自端拱訖德祐垂三百年仕宦不絕與宋
相始終而族親雍睦家庭禮法藹然聖賢遺風臨川故
家文獻之盛未有出孟氏右者中太公之六世孫潯川
寄示其父登仕君所叙族譜予三復焉噫古者公侯伯
子男有國國統於君卿大夫有家家統於宗後世無建
國之封無立家之仕宗法廢而族無統是以族之蕃衍
者往往散漫不可考今孟氏子孫雖當更運之後猶能
自振拔以不隕墜修其譜牒明其世次繩繩不紊以有
俟於方來用意遠矣其可謂無忝於聖賢之後者夫

題咸淳戊辰御賜進士詩後

咸淳辛未歲予與朱光甫先生同試省闈試畢同途而
歸今四十三年矣其子希一以戊辰特奏各時所得御
賜詩墨刻示予觀之泫然

題文公贈朱光父二大字後

朱光父先生工律賦爲舉子師尤精於校文少年貢于
鄉五舉推恩得官又兩與轉運司貢咸淳壬申主吉州

太和學事縣學春試時文公天祥張公槐應皆家居春
試取中第一名賦出自文氏第二名賦出自張氏人莫
不驚駭曰暗中摸索而得二掄魁之文異哉其年秋試
文氏子弟賓客投賦卷六十考校畢無一中選文氏閱
見先生批抹大敬服謂遭黜落宜當遂書舌香二大
字寄贈云先生名桂發舌香者其書室之扁也官至江
州德化丞子希一醇儒不墜其家學

題朱望詩後

父黨朱贊府之孫友人朱希一之子曰望年未三十而
能詩不陳不腐美矣哉吁望來前吾語汝陳腐詩之病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九 六
強學俊逸語亦詩之病望也審諸

跋梅亭李侍郎二絕句

記曰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宗子法廢
而族人無所統收族之道難矣哉故吏部侍郎梅亭李
公爲崇仁達官其族伯父巨川少嘗從公之王父藏修
翁學長而出贅樂安石陂之鄒同宗幾不相聞公自成
都運使奉祠家居而巨川之子春卿來謁公頗憶幼侍
王父時知有巨川名字春卿出巨川手抄藏修翁與其
兄縣尉外舅周府君倡和詩一編公覽之愴然歎留繼
絕其去也賦二絕句贈別春卿自叙于左方珍襲以贈

子孫公不以貴而遺其族春卿不以遠而忘其宗蓋兩
得之公之從子濤孫畚畿峻曾孫積元孫元昇各有和
篇而春卿之孫善述曾孫文從文應文定元孫仁壽溥
守護遺墨唯謹中更亂離屢失復復前旣鑿諸石矣今
又并刻所和之詩厚之至也亦以見李氏子孫之多賢
也夫

題安湖書院始末後

漢循吏化潢池弄兵之赤子賣刀劍買牛犢史傳以爲
美談吾樂安何侯初登進士科尉廬陵已著吏能署臨
江祿曹仕彌進彌優及宰興國建安湖書院千邑之衣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九

七

兵雖漢之循吏何以尙茲嗚呼士君子有志斯世大而
宰天下小而宰一邑皆可以行志顧其人何如耳斯高
用而盜賊遍山東林甫國忠用而盜賊遍河北卒以亡
秦而亂唐一郡縣之小用得其人則如此以天下之大
用不得其人則如彼人才之有關於斯世豈小哉天下
不難治也安得如侯者千百布滿郡縣哉侯諱時字了
翁後輩尊稱爲見山先生宋季侯之同年進士安撫江
南西辟侯王管機宜文字朝命提舉江南西常平茶鹽
事不及上未幾郟石填海之志不遂匿姓名曰堅白道

入市藥民間數年後還家以壽終

題讀書說後

人之異於物者以其心能全天所與我之理也所貴乎讀書者欲其因古聖賢之言以明此理存此心也此心之不存此理之不明而曰聖賢之言其與街談巷議塗歌里謠等之爲無益與已了不相干宜其愈讀之而愈不知味也故善讀者如啖蔗不善讀者如嚼蠟讀書者當知書之所以爲書知之必好好之必樂旣樂則書在我苟至此雖不讀可也

題李伯時九歌圖後并歌詩一篇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九

八

九歌者何楚巫之歌也巫以歌舞事神手舞而口歌之九歌之目天神五人鬼二地祇一俱非楚國所當祀而况民間乎物魅一又非人類所與接也然則楚巫事之而有歌何邪古荆蠻之地中國政化之所不及先王禮教之所不行其俗好鬼而多淫祀所由來遠矣三閭大夫不獲乎上去國而南覩淫祀之非禮聆巫歌之不辭憤悶中託以抒情擬作九篇旣有以易其荒淫媒慢之言又借以寄吾忠愛纏綿之意後世文人之擬琴操擬樂府肇於此琴操樂府古有其名亦有其辭而其辭鄙淺初蓋出於賤工野人之口君子不道也韓退之作十

琴操李太白諸人作樂府諸篇皆承襲舊名撰造新語
猶屈原之九歌也太一天神也按天官書中宮有太一
星非此之謂禮記云禮本於太一莊子云主之以太一
太乙者天地之始也主宰之帝故曰上皇祠在楚東故
曰東皇猶秦祠白帝於西時也司命亦天神也周禮所
祀有司中司命註以爲星非也司命者萬物之母也有
大有少在周禮一爲司中一爲司命中者民受中以生
之中命者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之命也東君日神也禮
云春朝朝日又云玉宮祭日祀於東方故曰東君雲中
君雲神也周禮祀風師雨師而不言祀雲雲師雨之屬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九

九

也固宜有祀或謂楚有雲夢二澤雲澤謂之雲中夢澤
謂之夢中雲中君雲澤之神也考之歌辭曰日月齊光
曰龍駕帝服曰焱遠舉曰橫四海乃天雲非雲澤也湘
君湘夫人之稱黃陵廟碑楚辭辯證備矣太一尊神歌
辭獨簡質而莊重擇日辰盛服飾潔器物備音樂以致
其尊奉臣之修其忠善以事君猶是也司命雲日言神
旣來而過去以況君始親已而後疏之於皇英欲一見
而不可得以況已欲見君納忠而卒不荅也河伯與巫
旣別而波迎魚騰近於古者三有禮焉之遺以而楚之
於原不如是故集註有云原豈至是而始嘆君恩之薄

乎八篇並以神況若山鬼物魅耳不可以況君也故原特變上八篇之例不作巫語而作鬼語言鬼欲親人而不親之以况已欲親君而君不親已也夫此歌假設之辭與戲劇何異而唯恐引喻失當有乖尊卑之禮敬之至也九歌之後有二篇國殤者爲國死難之殤禮魂者以禮善終之魂年十九以下死曰殤不終其天年而死亦曰殤春蘭秋菊終古無絕四時祖考之常祭也前之九歌原托以仲巳意後之二篇無所託意且爲巫者禮之辭而已蓋與前九篇不同時後人從其類而附焉此畫李伯時所作伯時畫妙一世而或傳此畫若有神助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九

十

然蓋其尤得意者予在洪都郡守毛侯出示予旣爲作解題而復隱括九篇歌辭成詩一篇與歌之意雖微不同而明原之心其趨一也嗚呼千載而下能有契於原之心者尚有昧於予之言哉

李家畫手入神品楚賢流風清凜凜誰遣巫陽叫帝闈爲招江上歸來魂音紛紛音紛紛桂高辰遠聰不聞扶桑初瞰海橫雲二妃淚灑重華墳司命播物泥在鈞洪纖厚薄無齊勾公無渡公無渡衝風起螭鬪怒夜猿啾啾天欲雨天欲雨迷歸路歲晏山中采蘭杜靈修顧顧復去莫怨瑤臺神女妬坎坎鼓進芳醕耻作蠻巫小腰

舞千年往事今如新
摩挲舊畫空
愴神騰身輕舉一回
首楚天萬里江湖春

題楊氏志雅堂記後

人之所志有雅有俗志之雅俗不同亦猶雅言之於方言雅樂之於燕樂也貴游所事非聲色之娛則珍奇之玩而漢河間獻王獨好書史稱其大雅不群有以也楊氏幸故家前代常掌書監近年貳政府位中朝職外服者累累有亦顯且盛矣家不聚貨寶以愚子孫唯儲書及名畫墨蹟今卽中士兌囊從其父唐州使君宦四方又購書二萬卷益其先世所藏作堂以貯扁曰志雅其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九

十一

亦有慕於古之大雅不群者歟予聞異端者流之訾吾儒也曰儒家器械備具竟不一用吾持寸鐵卽能殺敵蓋譏儒之博而寡要云爾博而寡要猶譏儲而弗用其譏又當何如且夫大雅君子之儲書以遺後固將有所用也請言書之爲用通天地人曰儒一物不知一事不能耻也洞觀時變不可無諸史廣求名理不可無諸子游戲詞林不可無諸集旁通多知亦不可無諸牒記錄也而其要惟在聖人之經聖人之經非如史子文集牒記牒錄之供涉獵而已必飲而醉其醇食而飽其馘我與經一經與我一使身無過行心無妄思其出可以經

世使心如神明身非血肉其究可以出世是則書之有
功於人人之有資於書而儲之者之所以有期於將來
也不然一一垂牙籤新若手未觸李鄴侯之初意豈如
是哉楊氏子孫其勉諸堂有記

題鶴山魏公所撰二李墓誌後

宋東都二百年間崇仁未有顯者南渡後四吳始以有
學有文顯然居士布衣不仕國祿免載發身吏部特恩
補官唯司封繇進士選僉書羅公尚書何公侍郎李公
進士成名者也侍郎之考次琮父王考仲實父所學與
三吳伯仲爲鄉里後進師宜顯不顯臨卽魏公爲之誌
墓嘆其不逢嗚呼當時取士拘進士一塗而崇仁一邑
若吳若李數人皆於是科不利進士果足以得人乎哉
魏公所撰二誌銘高古賅韓近代之文鮮有其比亦李
氏一實也侍郎之曾孫種出示魏公真蹟因識其左云

題延祐丁巳諸貢士詩

江西省試士與選二十有一人省府命其屬史王君質
持檄詣門禮請赴省敦遣諸所貢士蕭然清寒頽簷敗
壁冰雪相看其禮使人也各賦一詩爲贈而已君質跋
屨辛勤資屨匱乏而以氣味之同得所贈詩而寶珠玉
於是度越時流遠矣便道過予喜而書其贈詩之卷首

云

題李太白二詩後

太白詩中之聖其語有似乎天仙此二詩尤超逸然其指歸不過藉醉以遣累耳太白嘗見司馬子微亦聞所謂坐忘者乎倘得聞之雖不飲一滴而百慮俱捐豈必如劉伯倫阮嗣宗哉惜乎其有仙才而未聞道也

題鄧希武喪武雜記

儀禮曰繼母如母其傳曰繼母之配父與嫡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樂安鄧希武於繼母彭氏之喪哀疚痛切情見乎辭有通乎禮者有從乎俗者雖不一一全於古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九

十二

題王景淵道書

世祖皇常焚毀道家說謊經文此其一也宜黃王景淵留意仙學博覽異書引用修眞語言多有可采何不效張平叔石得之薛道光輩自成一編以行于世又安用依附其所不足依附者哉

題習是病中所書字後

臨江習是六七歲已善書廣輪或五尺許運筆如飛似

不經意而勁健邁美雖老於觚翰者嘆獎不已外省上
于朝一時傾動達官巨人目爲奇童發充國學弟子員
予囑博士助教令授之業以大其成越數月予以疾辭
官是年習生亦以疾還家其明年竟死年十有五噫人
言早慧者不壽豈其然乎顏子賢而夭李賀才而夭一
藝絕人而亦不能久於世何哉其父悲哀以其病中所
書示予予亦爲之泫然

題葛教授家藏雪齋姚公墨蹟後

雪齋姚公辭翰逸邁近世鮮儷曩在京師識公之從子
端夫綽有諸父風今觀葛教授家所藏墨蹟把翫不忍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九 十四
去手嗚呼中州遺老如斯人者不可復見矣爲之悲嘆
而志其左方教授得之於其外舅王水監水監嘗客公
之門者

跋姜清叟畫

郡人姜清叟工畫嘗進之翰林學士程公公曰吾往來
臨川教教乃不知有此畫史與同遊別墅留半月學士
公旣善之天師真人又喜之二人貴且富蓄古今各畫
非一其於畫品高下瞭然心目間得二評亦可以收名
定價矣夫

跋皮昭德藏李士宏所臨書譜

延祐五年澄以集賢直學士召修撰虞伯生將旨而南
侍讀學士河東李士宏亦被命祠衡嶽訖事過家是年
五月與平江州判官清江皮昭德會于豫章留月餘欲
俟澄與伯生至澄以疾病六月始克就道至則侍讀公
行矣臨別時以其所臨孫過庭書譜贈昭德意甚不輕
蓋侍讀於皮氏昔爲故舊今則婚媾而伯生與澄素忝
共相知以士宏之後邁超逸而於親故慤懃縉縉如此
亦德之厚也

題李承旨贈吳璉手帖後

廬陵吳生儒家子中羅兵變掠賣于鄆之蘇家蘇爲婚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九

十五

娶往往見承旨李公告之故公勉令報蘇待遇之意諄
乎仁義之言哉生遵所教不敢有離心其後蘇竟焚券
放還吳知之恩蘇之知義可謂兩得然皆自李公發之
有德之言其有神於世若此吳旣來南寢食不忘公之
德藏公畫像出入與俱晨夕敬事焉予昔拜公于京師
今爲識其左方蓋以嘉吳生之厚抑以嘆李公之不可
復見也生名璉

題姚博士與洪汝懋贈言後

豫章四洪黃六史之甥也王父之後有汝懋文工才俊
孫國學生預三員禮部蒙特恩出長東湖書院行之時博

士姚君所以教戒之者至矣尙思無負於博士之言哉
題甘公成詩集

延祐四年秋鄉試校文畢於東湖書院見一士問其姓
字曰甘公成示予書二帙皆律歷度數之學此雖末藝
然爲士者往往不知而能究之不差可尙已今又見其
詩文一篇語甚俊拔噫才士也夫雖然詩文度數之外
猶有當學者亦知之乎

跋馮元益詩

潁川馮元益詩效陶靖節韋蘇州欲其冲澹自然而然
非求工於一字一句者元益雖受特恩提舉江西等處
吳文正公集卷之二九 十六
儒學事而科舉進取之文尤長且將以才進士名一世
不止於爲詩而已

跋慈雲庵記

昔鄱陽周君有慈雲庵以奉母當時鉅公及近時名士
俱爲作記君登進士科天旣報其孝矣今君之子仕翰
林集賢十載出補郡爲貳乘而君之孫多賢而文比比
取世科可待天之報之者未已也苟子子孫孫能立身
顯親蓋不假夫鉅公名士之記而流芳也

題吳真人封贈祖父誥詞後

吳真人全節寄跡道家游意儒術明粹開豁超出流俗

初從其師入覲大被眷知嗣其師王教錫號崇文宏道
元德直入扈蹕日久特嘉其勞以翰林學士中順大夫
官其父越明年郡臣例有封贈直人恩及二代生者封
一品死者贈二品寵光榮耀儒臣或不能及制誥諄詳
又前代詞臣所未嘗有也直人供給禱祠之臣也而能
致此者固聖朝之厚恩而亦有由焉蓋其立心也異故
其獲報也亦異其善不可一二數而其大者則好賢也
夫天下之善莫大於好賢天下之惡莫大於妬賢世謂
妬賢之人猶妬婦非特妬其得近於夫者雖見他人之
姝亦妬雖見圖形之麗亦妬徐察之信然夫治天下者
在得人相天下者在用人用人必自好賢始周公大聖
也而急於見賢一食三吐其哺一沐三握其髮趙文子
賢大夫也所舉筦庫之士七十有餘家嗚呼當時周公
所見文子所舉豈必皆其親舊而有所請求者哉好賢
之臣能容人而天下治妬賢之臣不能容人而天下亂
此大學平天下章所以引秦誓之言而深切教戒也直
人非居用人之位非秉用人之權而人有寸長惟恐其
不聞惟恐其不達嗚呼安得相天下而有是心也哉故
推原真人顯親之由而歸美其好賢之心以告夫千萬
世之相天下者

題嚴氏四世家傳後

昌黎韓子曰文書自傳道不仗史筆垂廬陵士嚴鳳陽自爲其曾大父夷伯大父恕作傳又爲其父前進士逢元作銘其父之傳及其身後之傳皆其友朱同孫所撰雖無史筆書之而四世有四傳豈非欲如韓子之以文自傳者歟其五世之胄嚴有孫復以四傳俾人題跋若疑其文之不孤傳而外資於人庸詎知其資於人之文果勝自作之傳乎有爲之求予文者予聞命羞慙禮辭曰嚴氏蓋欲文之傳永久以顯其親揆予之文與草木俱腐瓦礫同棄者爾奚可以塞孝子慈孫顯親之意哉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九

十八

雖然欲顯其親者當務其本此非予之言也聖人之言也顯親本於揚名揚名本於行道夫行道也者持循天理不使有一毫私意人欲之萌身心粹然如無瑕之玉與世儒浮華務外之學絕不同漢之黃憲當時目爲顏子故以庶人而名載史冊憲亦不過生質純美而已人稱其淵乎似道似道且爲人所稱况真能行道者哉能行道則名揚矣旣揚名則親顯矣徒欲托文以傳則歐陽子送徐無黨序之甚詳文固不足恃也欲傳莫若行道道在我求之已而有餘無所資於人也嚴氏予孫其

勉諸

題天文小圖

天如彈丸。歷官范銅爲象。外圓中虛。通竅爲星。於內窺之。或易以繪其圖。有三規。上規自北極。常見七十二度。際赤道南。下規自南極。常隱七十二度。際赤道北。中規以四宮半。隱之星爲橫圖。上際北極。下際南極。三圖若合爲一。則於上規圖外。增赤道至南極五十六度。贏此圖是也。一百七萬一千里之圖。而盡之於不滿尺之徑。中外官之名三家。赤黃黑之象。靡不具精矣。老眼昏華。不能細辯。得意忘象。庶其可哉。

題何太虛近藁後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九

十九

夫言之秩然。次序條理者。謂之文。文無待於作也。後之人口之所言。雜亂無紀。則必締構於思。撰造其辭。而后筆之於簡牘。古之人雖不作文。孔子嘗云。辭達而已。此固作文之大法也。而奈何作者之不知此哉。東漢以來。氣弱。躄卑。無復有善作者。至于今。殆千餘年。唐宋盛時。號爲追蹤先漢。而僅見韓柳歐陽。曾王二蘇七人焉。若李習之。若唐子西。若張文潛。非不游韓蘇之門。而竟未與韓蘇合一也。茲事豈可易視哉。表弟何中。太虛少負逸才。弱已能詩。而亦用意於文。至順二年春。予卧病。顧予於病中。錄示近作十數。予讀之。蓋優優升七子之堂。

矣予不勝其喜非私喜也喜斯學之不孤也斯學也雖非儒者之本務而其格力之高下實由氣運之盛衰閑繫又豈小小哉病餘倦於書喜之之極不能自已爲書其後而還其藁

跋長清趙氏述先錄

集賢趙克敬以盧龍世家譜來眎僕尹趙子敬又以長清述先錄來眎譜克敬作錄亦克敬作也蓋盧龍之趙以遼太師衛國公爲初祖衛公之子十有二按譜克敬在第五支下而子敬述其父祖至曾祖止以上不可攷曰聞之先人出自衛公第七支克敬所譜不載故特爲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九

二十

之錄以補其闕嗚呼遼始終二百年間所得中國之地燕山一道耳衛公遼之重臣子孫世錄不絕遼之未亡也必無去其國而分適他國者盧龍而長清不知自何年始其在金人有中土之後乎蓋不可詳矣夫文無所於稽人無所於詢雖夫子不能以徵杞宋之禮况喪亂流離之餘而推明一家之繫乎長清之趙三世以醫術濟人慈祥豈弟而不規利子敬爲吏廉平是皆有陰德陰功宜足以昌其後而子敬之子有方進進於學者繼自今子子孫孫果能使才行聞於時勲名見於世自立自成日大日衍則長清一盧龍也嗚呼由昔觀今盧龍

信有光於長清由後觀前安知長清不有光於盧龍也
哉長清之子孫其勉諸

題盧龍趙氏世家譜後

唐自中葉以降河朔弗靖豈無雄傑生於其間與抑有
之而沈泯弗獲振奮以見於世與盧龍趙公思溫生唐
末材勇絕倫事幽燕而幽燕弗能存歸沙陀而沙陀弗
能有值遼室將興遂爲開國功臣贈大師衛國公子孫
蕃衍爵祿累世不絕衛公十二子其五特進延威特進
二子其一節度使匡禹節度八子其七團練使爲翰團
練三子其長團練使相之生七子七之三曰團練使洧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九

二一

生六子六之二曰觀察使公爲觀察之子鎮國鎔鎮國
之子驃騎居常九世皆仕於遼驃騎生建春徵士楹徵
士生玫仕金爲三司使三司生鈍軒逸士鈔逸士生穆
今爲集賢司正以其世家譜示予予覽之竟爲之喟然
嘆曰朱三移唐祚中原無人五十二年更入姓十四主
遼人起自荒服之外乘時拓疆得中夏燕山一道年代
獨久屹然與宋氏對峙爲兄弟之國今人因之而有天
下之半皇元一之而有天下之全遼金至於今日國統
三易而趙氏一家歷仕三國垂四百年綿綿若此何其
盛也中更亂離牒記湮沒司直若攷詳纂述無所遺墜

于以見其祖宗根本之遠族屬枝葉之廣賢已可直君
字克敬賢而知學是以能然嗚呼趙氏之昌其未艾哉
題會雲巢春郊放牧圖

春盎郊原十牛在牧或奔或馴或行或息或前或隨或
飲或食或鼻浮水或背負人各隨其適牛不自知也牧
者何心哉噫善牧民者亦若是而已矣

題毛宗文梅花二百詠

毛宗文梅花二百詠其開也曰客折一枝頭上挿我逸
花邊行百匝忽然客問花如何看得入神渾忘答其落
也曰海風捲水攢飛箭戰退花神人不見芒鞋破屨出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九 二二一
門看萬玉枝頭無一片昔之詩人一句亦可傳名今於
二百之中得其二焉多矣乎

題臧氏家譜後

世稱族之大者若晉之王謝唐之崔盧盛矣然王謝至
唐崔盧至宋已泯泯不復有聞然則族之大者常有之
大而久者不多有也臧氏自隋驃騎將軍傳七世至工
部尙書之父始居饒之浮梁而尙書七子布濩流行其
世爵之延家業之富本支之蕃遂爲江東右族七百年
而未替可不謂之大而久者哉噫三百年之唐三百年
之宋此享國之最久者其間乃有七百年之世家歷唐

歷宋而至於今傳曰臧氏其有後乎以今觀之尤信

題范復姓祝文後

大德十年二月乙卯兪州范之才祝於其先考宣教君曰我祖派衍文正歷世既遠考君贅居唐氏生之才與兄頤不幸幼失所怙隨母適周藉茲養育以成長大習學藝術粗賴溫飽以至於今既感其思勉隨周姓每傷所思敢忘本祖姓久未復罪莫大焉不幸先兄去春早世歸宗之義有孤嗚呼哀哉我母已往於周所生一子亦既有孫克承祭祀周氏有後范氏歸宗無遺憾矣我母謹藏先世誥命可以馮依子孫之幸也伊我文正公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九

三三

幼隨母適朱長歸本宗當時體之以爲美事爰茲末裔亦舉斯典今洎吉旦祠廟復姓高曾祖考庶其來格皇慶元年國子司業吳澄移疾還家道過兪州之才之子有元從沔陽教授蔣華子來見其道復姓始末澄按儀禮喪服篇齊衰不杖期章繼父同居者傳云夫死妻釋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所適者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然則古之隨母適人者雖與繼父同居而未嘗易其姓廢其祀也後世或有貧不能自存幼未能有知依託于人至於易姓廢祀者可悲也已范文正公初冒朱姓舉學究知所自出則復

范姓舉進士卒爲宋名臣今有元克相其父效文正此舉不亦善乎然文正所以光其祖大其宗不在復姓一事宋三百年參知政事凡幾人而范文正公惟一人耳繼自今有元用心立身一以文正爲法則人亦曰是真大賢之後矣不然不可也有元其尙兢兢勉勉于茲是年四月望日

跋楊顥諫諸葛武侯之辭後

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漢丞相諸葛忠武侯語也可以爲萬世相天下者之法矣孔明豈不知爲相之體哉於主簿楊顥之諫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九

二四

也生旣謝之死又哀之孔明豈不知其言之忠哉然而罰二十以上皆親覽食少事繁至爲敵國所窺而慶幸其不久孔明豈不知愛重其身哉其若是者何也嗚呼是未可以常情度淺識議也夫知相之體而未免自勞知言之忠而未見樂取知一身繫國之存亡而竟中敵國慶幸之計苟非甚愚者或有所不爲而謂蓋世絕人之智者爲之乎予故曰是未可以常情度淺識議也且當時事勢何如耶以一木支大廈之傾事君而致其身盡瘁於國遑恤其他夫豈可已而不已者楊顥之諫謂之愛孔明則可謂知之孔明則未也杜子美詩云三分

割據紆籌策萬里雲霄一羽毛又云運移漢祚難恢復
志決身殲軍務勞此詩字字有意細味之庶乎知孔明
之心而豈常情淺識之所能測度擬議者哉齊右王良
父書楊顥諫孔明之辭于片紙其孫出以示人予獲觀
焉撫卷再三而不忍釋嗚呼前輩或者其亦有感于斯
歟

題畫魚圖

昔之達士有云於魚得計夫得計云者以其潛于洲渚
于川相忘於湖江上下隱見來去倏忽自適其適自樂
其樂而不自知其然也若披魚之名借音取義希慕榮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九 二五

史

題先月老人自誌碑陰

達士之自爲誌者有之而謹君道夫之爲是也似太蚤
計然予觀世人誌墓或太豐而涉虛或太損而失實孰
能如自叙者之覈乎君曾次明瑩無留滯故其形於文
辭者亦然懇懇焉恐于孫以多財益過勗之以力學勗
之以好修勗之以孝友其貽謀垂訓遠矣君之子孫宜
何如哉

跋竹居詩卷

尚書月湖何公盛德尊爵爲吾鄉之望人其從子仲躬
父清致雅懷爲其家之賢舅所居多竹因號竹居當時
名士竹溪李君爲之賦詩竹林陳運使野航謝常卿又
嗣爲之賦尚書公集中府詩亦所以狀竹居也李聶二
侍郎皆屬和尚書公之韻諸賢辭翰前後輝炳百有餘
年矣竹居君之曾孫潤襲藏之以至于今時運遷革而
故家之流風猶存見者固爲之驚喜又以嘉竹居君之
有後云

題寶堂記後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九

二六

曩歲聞人稱江西行省省掾王瑄君寶之美不知其爲
何官也延祐三年冬盱江饒君士悅來言其邑宰之廉
問爲誰曰王君寶也於是始信曩歲所聞之不虛士悅
曰君寶處新城五年矣終始如一日予於是益嘉歎焉
近年廉耻道喪仕者徃徃爲利而仕殆如市門之娼穿
窬之盜失其身犯法所禁爲人之所不爲苟可以得利
不顧也故不能自守者十之九間有不取者僞也僞於
初任者至再任而變僞于一二年者至三四年而變君
寶省掾時如此邑宰時又如此初年時如此五年時亦
如此則其廉之實非僞也審矣君寶惠于民能于事多

可稱而予獨深喜其廉廉爲本也苟無其本雖有他善不足稱也已君寶以實名其堂有爲之記爲之說者予聞士悅之言因著其廉之實而附書于左方

題山南曾叔仁詞後

予又聞新城邑長之賢且能去歲吾老友山南曾君作詞以美之已足實前所聞矣因公事經吾鄉過吾門得望其眉睫聽其言論察其心胷益知其人之真有識有守如此爲之民者一何幸哉時名位益峻聲實益孚苟有良吏傳循吏舍斯人其誰樂道其善所以勸也

跋鍾改之詩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九

二七

予未冠已聞永豐鍾改之先生爲名儒今五十年餘始識其子士安而見先生所著之書所作之詩嘆慕斯人之不可復得也乃識其左方

跋吳真人閣漕山詩

閑閑吳真人至大延祐欽承詔旨兩至閣漕名山天寵焜煌照耀下土山之一草一木靡不衣被恩榮矣祝釐餘暇泛應從容珠璧之璣綺縠之文燦爛于詩章吟句間又有以增益輝光張君省吾親受筆墨之教紙尾拳拳欲省吾不溺於伎而知進於道其意益深遠矣哉

草廬吳文正公集卷之二十九終

